

陳氏通鑑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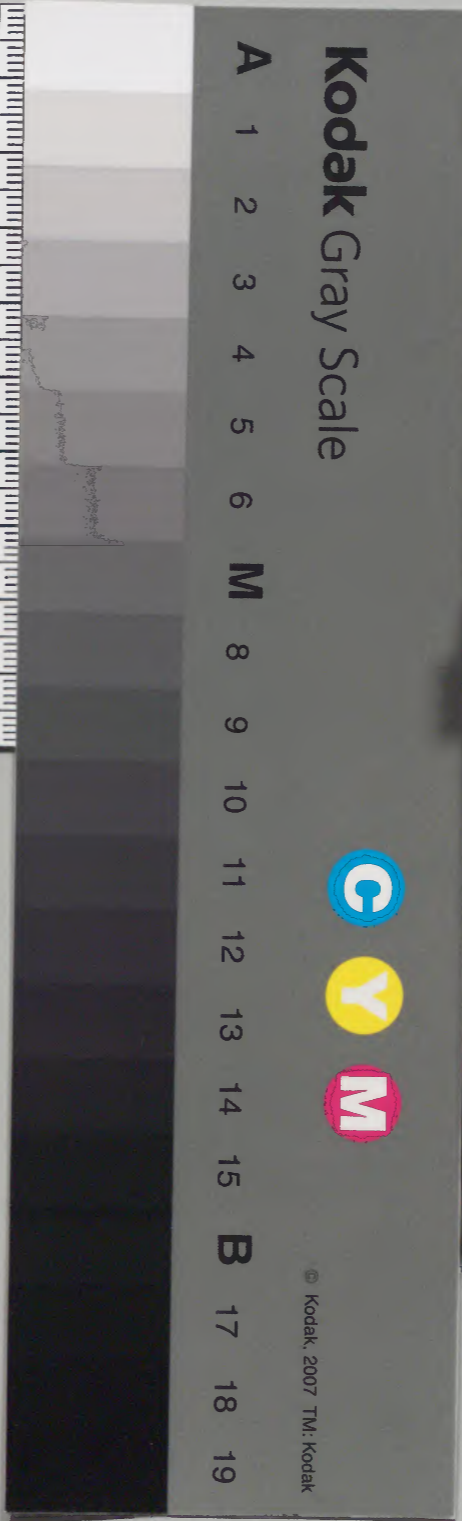
二十一

理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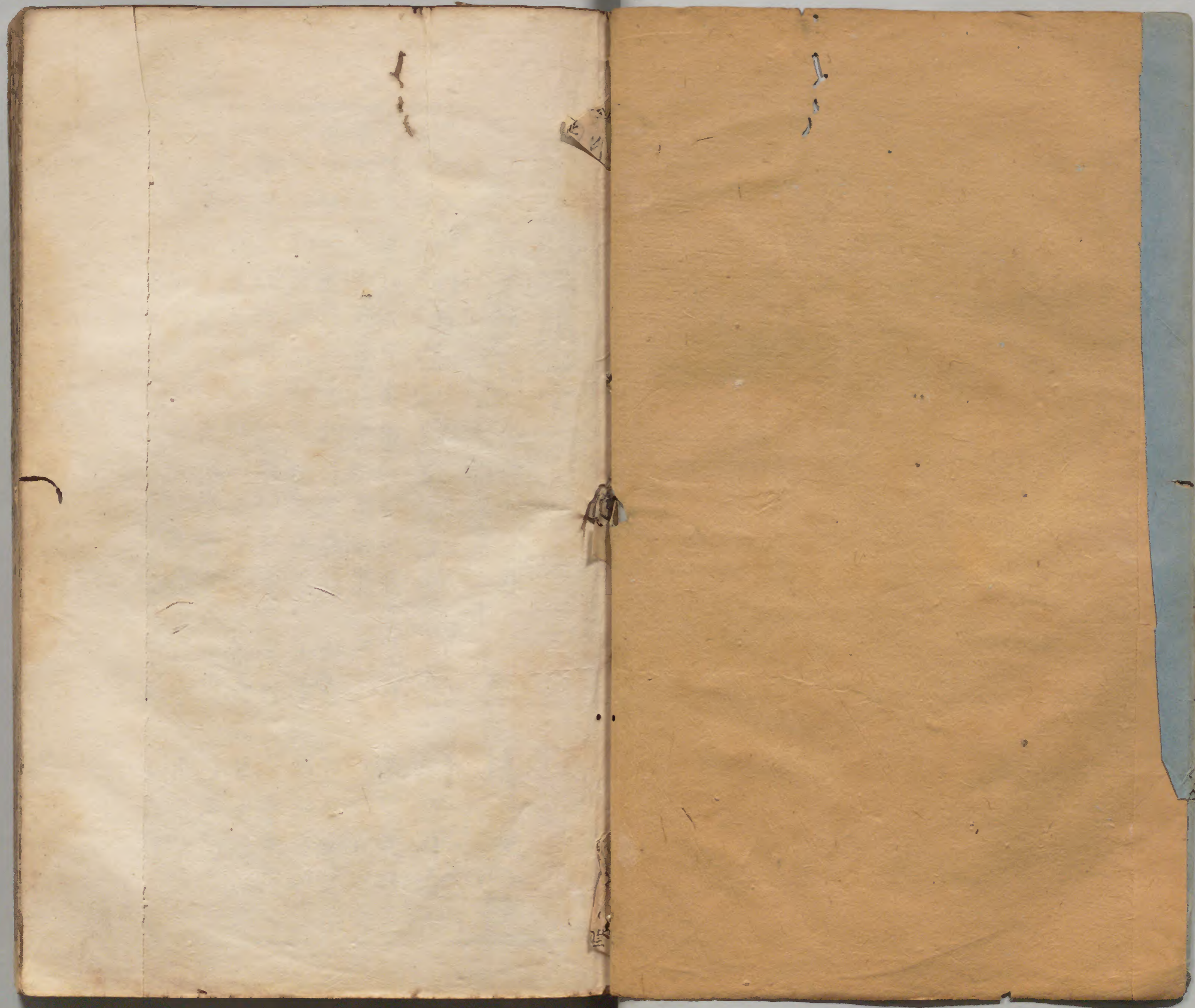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八	二
四	〇	九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内			
二	二	漢	
四	一	書	
〇	八		
架	六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8	
冊數	24	(21)	
函號	別	51	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淺草文庫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詔舉賢良

之士○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為皇帝竑討壬平之

人潘壬與其從兄弟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心不平之乃聚眾陰遣人至淮東通意於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

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劫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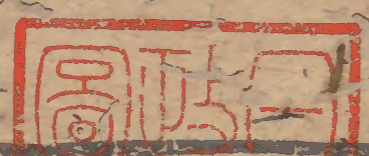
黨難賊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據言自山陽來夜入州城其濟王聞變匿水竇中至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

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鵠軍

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吏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頃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

動七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壬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南

自法皇... 教諭東...



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
赴之至則事平矣至楚將渡淮而北為小校明亮所獲
送臨安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詔追取為巴陵郡公彌
斬之
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如湖州視
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于朝贈少師保
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堅繼還詔
命從之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
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
寶不幸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
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
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
事樹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
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
所不至但謂此事屬置善盡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
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
竑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弊願陛下益進德學以掩前失

善帝曰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伐仙仙走西山天

澤復入真定武仙聞宋彭義斌復取山東州縣乃叛蒙古

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以天倪被殺之故且曰變起

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

國之讎死亦當往况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

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伯祐言狀于燕京行省乞兵

進討行省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笑乃牙率

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盧奴虜仙驍將葛鐵鎗乘勝至

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二月賜鄂王公飛

西山之抱犢若天澤遂復入真定府

謚忠穆。以師彌嗣秀王。李全作亂焚楚州淮東制置

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副使以撫之

氏郊廷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

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

教諭陳道

吳每月

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我發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
 全故父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厚餽之欲以邀全還會劉
 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闔則曲在我
 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佐戒至白節使常庭
 參制使必免禮全從之及全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
 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
 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
 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
 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容章夢先
 主幕議劉慶福謁之夢先以其容將令隔幕貌若慶福亦
 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
 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劉白事國見
 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
 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徃青州會國集兩淮
 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欲以挫北軍之心全委揚
 氏及軍校留屯所者懼其已因內自為備會全自青州
 遣劉慶福還楚為亂適有治壬之事及壬敗全黨益不安

或教揚氏畜一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
 汝為朝士潛為肝胎四軍為應與之共反野胎四將不
 從於是慶福謀中殺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
 之以告國國曰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
 夢主懼禍及已求探往野胎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
 為自結之計二月乙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克庭客駭走
 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
 國登城樓縋城走火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珣入城縋
 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章夢以報其辱丙辰國縋
 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它變欲事以徐晞稷嘗梓楚
 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
 青州選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聞斬數人上表
 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清卒中以授晞
 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三
 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月葬於茂陵。夏四月皇太后以多病免聽政。五月以

不熄嗣濮王。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許國既死李全

使人報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皆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

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

二千劉慶福聞全敗引兵往救又為義斌所敗全退保山

州抽山陽忠義以比全妻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

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以書遺公制

置使趙善相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擾

連海以慶之斷其南路此賊必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

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

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

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

復以書力論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

許之。秋七月彭義斌伐真定嚴實以蒙對師來戰義

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義斌既克山東復勦李全降

遣人求援於蒙古李里海李里海兵未至而賊中食且

盡實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以取河朔而後圖之

遂以兄禮事實時實麾下兵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實

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已自

即連趣李里海軍而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

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罷工部尚書

斌義斌不屈而死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論濟王之冤竄大理評事胡

夢昱子象州夢昱上書言齊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

彌遠諷御史李知孝贈張九成太師宗國公侍郎張九成

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九成研思經以程頤四世

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持故議論多偏

自監晉編卷三十一

孫源為籍田令。以梁成天為監祭御史。時論齊王李者

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臨安誦事彌遠家幹者為所一

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其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為

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所始

忤彌遠意者二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

人目為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皆虛心開納

三益嚴憚之於是莫澤等効德秀所言冬十月金完顏

家奴有罪金主命論如律王家奴金內族也殺鮮于主簿

兄也致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

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

矣其如蒙古太祖皇帝伐夏取肅甘州西涼府十一月取

靈州進次于鹽州川以其不入質子而遣兵助西域也以薛極參知政事

葛洪愈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正言知孝附史彌

秀親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

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訾訾扇搖之意勝

既慮君上之或不能始則慨慷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

將以樹奇節而立名此則臣之所未晚也蓋以陰謀德

秀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殆盡後學晚出

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謬更倡

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

各務靖共杜禍言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罷提舉

玉隆萬壽宮真德秀祠祿起居郎魏了翁知不為史彌遠

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請外乃出知常德府起

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

奏劾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

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

五

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情
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
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己甚遂止鑄兩秩罷祠成大貽書
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
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
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氣
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
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

德○蒙古使著古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武仙

復入真定 蒙古史天澤奔葉城彭義斌既敗仙勢益蹙

之大歷寺夜斬關為內應
仙復入城天澤出奔葉城

二年金正三年 夏主覲元年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

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謚九齡撫州金溪人父買以學行

稍長補郡學弟子負時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
說吏部員外郎許忻退居臨川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
當代文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
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
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
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武備一
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
士而取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
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
及至興國不以職問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勤
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
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
事凡田疇租稅出入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
男女各供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
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
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啟告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
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

未必不自悟也張栻嘗以書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
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擾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
功不致遂有豪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
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至是贈朝奉郎
直祕閣以文達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乾道中為
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同
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
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言路以為詆己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後終于舒州通
判煥間居雖病猶不廢書卷卷以善類凋喪為憂周必大
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
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憲煥交
奉化舒璘刻苦廢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聞朱
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師道尊
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錄張九成呂祖謙
公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錄張九成呂祖謙

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

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
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輒止異常兒見者
之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
多有不是處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已分內事乃字宙
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字宙
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也此理同也至西
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也此理同也至西
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也此理同也至西
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眾進士第至
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
者九淵為之條折其故悉如其心亦有刻而去千里聞其大
樂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不知之即
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知之形迹
有不可形迹者以救之形迹觀人則不足知人必以
形迹觀人則不足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知人必以
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

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
毛

能弟本無欠闕不必求在子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

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滿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

書九淵曰六經註我註六經又曰學若知道六經皆吾

註肺及知荆門軍政行我註六經又曰學若知道六經皆吾

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訪之熹與

會于德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

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注

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

心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曰九韶學問淵

隱居山中晝之所行夜必書之入解為按山先生九淵之

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燾楊簡舒璘沈煥慶元鄭人端粹

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迎以

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

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就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

者稱為潔齋先生燾子甫少服父訓謂學者曰吾觀草

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什終吏部

守將董俊以全軍授天澤天澤乃與笑乃擊仙敗之仙

走西山笑乃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

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三月蒙古圍

不幸為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三月蒙古圍

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蒙古

築長圍夜布狗砮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

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

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

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夏六月

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秋七月夏國主德旺以憂

卒弟子南平王睨立蒙古太祖皇帝入夏城邑多

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衛涇卒○金以楊雲翼

為益政殿說書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同為時所

自益政殿說書

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

以劉瑋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

瑋代徐睎稷而命彭代瑋知盱眙冬十月作寶章閣藏寧宗御製也改湖州為安

吉州王以濟也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

帥衆降金瑋在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算江兵三萬自防又素與時青有怨不召之夏全

請從瑋素畏其狡亦不許彭恂自以資望淺而瑋止夏全不召以為欲遺患盱眙且曰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

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何不立功取富貴夏全欣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

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

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而揚氏盛飾出迎夏全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

歸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五帛干戈會

太尉有望願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

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李福謀逐劉瑋遂圍楚州治

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

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繼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

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告

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揚氏曰

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

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

皇帝取夏中興府○蒙古取金濮州東平府

三年金正大四是歲夏亡春正月以姚朮為淮東制

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以姚朮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

知其為朕撫定之朮至楚城東蟻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

全妻楊氏用徐睎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朮入城朮乃

入壽治僧寺中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勅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
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
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
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三月 蒙古取金德

順府節度使完顏愛申死之○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

蒙古 蒙古以全為山東行省 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
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行德曰

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比歸未必非福全
乃降 蒙古取金臨洮府總管陶滿胡土門死之○蒙古使

唐慶如金○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州忠義李福作

亂逐制置副使姚翀詔即以忠義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

置副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所陷

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

日福僞稱病不出旬餘慶福以為誠然往候之及福寢所

見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亦疑慶福就以刀

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未曰慶福首禍一世英雄今頭

落指大手取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誠

黨藉藉謂皆由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

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閣開幕今

建閣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閣以困忠義也六

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

就坐賓客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
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未至八字橋福兵腰
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殺之得免去須髻繼城西夜走
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輕
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閣統以其帥揚紹雲兼制置改楚
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灌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
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粟以贍

衆朝廷 不問 金以完顏合周為議和使如 蒙古○蒙古太祖

皇帝滅夏以夏主睨歸 太祖皇帝避暑于六盤山夏主睨九居

骨蔽野閏五月 太祖皇帝執之以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

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

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拓跋自宕項入居銀夏兄弟

子孫相襲至繼遷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與州而居

之盡有夏綏銀宥靈監武威張掖酒泉激煌等郡之地南

界橫山東距西河廣袤萬里乃分境內為三十二州河南

之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監南威會河西之州九曰興定

懷來涼甘肅沙州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都積石其地

饒五穀尤宜稻麥土堅腴水清洌風氣廣莫民俗彊梗故

能立國久長視宋遼金 秋七月 蒙古自鳳翔侵京兆○

三國之強弱為向背焉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

張林等誅李福于楚州 李全將國安用聞通款曰我請

米外日受餉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亦不

善怨仇相尋使我節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請

嘗受宋恩中遠聞貳今歸于北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

深嘗為全所厚且謂我本賈帥帳前士與彭義斌舉義不

成而歸五人相與謀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

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揚氏家李福

走出刑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郭統制殺全次子通及

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揚紹雲紹雲馳

送臨安傾朝皆喜示檄知盱眙彭忞及總管張惠范成是

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其餘黨忞輕僮不為四總

管所服得檄不敢自決力讓張惠范成進二人即提兵入

楚州與張林等五人歡宴議分比兵為五使五人分掌之

每軍毋過千人分屯四門及城凡在青州者老幼並絕糧

給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之

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

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乃歸盱眙紹雲赴樞密院稟議事竟

無八月盱眙忠義張惠等執知軍事彭忞以城降金金使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十一

完顏訛可成之張惠范成廷以朝檄專委時青而不及之既歸盱眙乃設燕以邀彭牝乘其醉縛之

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得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訛可成之蒙古以李全為

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勸哭力請于

蒙古以求南還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

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

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李全敗金完全殺郭統制及時青而併其眾朝廷置不問

顏訛可于龜山。冬十月以宣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十二月蒙古入

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三

關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

之源隄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禦之議者乞命謹邊備以蒙古太祖皇帝崩于六盤四大

子監國太祖皇帝崩年六十六凡六子大太子曰述赤性

所畏三太子謹窩闊台是為太宗皇帝四太子諱恆

雷是為睿宗皇帝其庶子曰朮兒撒歹曰郭列于

蒙古張柔自滿城徙治保州柔以滿城地隘不能容眾乃

後荒空者十餘年柔刻荆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

年官府第舍煥然一新乃大興學校招徠儒士保井泉素

鹹鹵不可飲食柔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為長

河以流穢濁穰櫓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為燕南一

大都會後升為順蒙古史天澤襲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

天府復改保定路

系夫澤在真定繕城壁脩武備為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
泉指甘攻苦與眾共之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棘撥瓦礫官
府民聚以次完治以高公抱犢諸若武仙之巢穴不可以
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砦
蒙古入西和知州陳寅死之援者不至知州陳寅竭智回
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
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
子姓窟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以桂如淵為四川制置使翟朝

宗知揚州權淮東制置司事。金使完顏麻斤出如蒙

古弔喪。○三月 蒙古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
宗蘇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探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

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 蒙古之難夏六月壬
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

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李全如青州 蒙古嚴守敗之

全復還楚州。○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詔同知

院事鄭清之僉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金以完顏訥申

為蒙古國信使。○蒙古伐西域

二年金正大六年春二月金以丞相完顏賽不

尚書省事于關中。○三月金以完顏陳和尚為謀克

忠孝軍皆

因統乃齋羌渾又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狼難制唯陳
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秋八月 蒙古太宗皇

帝即位子庫鐵烏刺里耶律楚材以

太祖皇帝遺詔請立三太子乃召諸王畢會擇

以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時四太子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

生他變監國與諸王奉三太子即位是為太宗皇帝時

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儀禮俾皇族諸王每

後皆就班列以拜尊長之有拜禮自此始諸國之來朝者

多以冒禁當誅楚材言於帝曰陛下新即位願無汚台道

子帝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又中原新定未有

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以有年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

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詔禁冬十月蒙古圍慶陽十二

月金移刺蒲阿救之○蒙古始定簿賦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為萬戶分守中原太宗皇

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一日會朝親以杖麾三人居右以為

萬少其居左者悉為千戶於是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

五路皆隸于史天澤

三年金正大七年春正月金移刺蒲阿及蒙古多胡

魯虎戰于大原敗之慶陽圍解○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

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范葵皆方之子蒙古立十路課稅

所初太祖皇帝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
所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
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
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
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
太祖皇帝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
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燕京路
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在選中楚材因問進說周孔之教
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太宗皇帝深然
之由是文臣漸進州矣楚材又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

南監府編卷三十一 一四

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使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
為令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幹
真使奏楚材專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
西端必欲實楚材於死地事連諸大臣鎮海粘合重山懼
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
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強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太宗
皇帝察幹真之誣遂其使者已而咸得不倨傲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
楚材鞫治楚材奏曰咸得不倨傲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
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軍節
治之未為晚也遂止

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乃罷知揚州程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

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為十六若此
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
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曠王十五長之亦
蠶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
悉併舟糴之留其施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
粘筏厚募南匠大治航船自淮口及海相繼時試舟

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
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規臨安然以山東經理未定
而歲貢于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因
以貿易貨物以輸蒙古者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
此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關山陽又
遣使如金約以財貽與之以連好二月遣軍士穆椿入臨
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
甲盡喪全欲先擾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
曰通泰監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
欲朝廷不為備且使雖友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
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復遣張國明至臨安稟議
全以金寶資其行賔從所過揚言李宣差英略絕倫騎射
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
津求主其說國明且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而
欲涵容以苟安故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程
朝宗味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
成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擾之朝宗倉皇遣

月監官編卷三十一 十五

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
 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
 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
 兵命制置司幹辦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
 兒帝則與果不更制命朝廷遂罷朝宗命通判趙徽夫攝
 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
 納

秋八月 蒙古史天澤襲武仙于汲仙敗走。金移刺

蒲阿敗 蒙古赤老溫于潞州。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

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 取粘板煉鐵錢為釘熬

以脂以擣油列炬繼晷招泐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璩夫

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

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

養北賊我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解誘脅周

安民等造浮橋于甯口以便監城往來時丞相史彌遠多

在告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

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趙范知揚州便宜從事以圖之然

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 蒙古太宗皇帝次于陝

西 初石烈牙吾答等懼其泄事機留之不遣及蒲阿既解

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孛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

馬能戰則來語甚不遜幹骨孛見 太宗皇帝于應州白

之帝大怒即與太弟 睿宗皇帝親帥大衆入陝西剿 金

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 金

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參知政事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闐

鄉以備潼關。以袁韶為浙西制置使。十二月李全反

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敗之 十二月壬子李全突至揚州

全乃攻城南門趙璩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

全歸楚即遣劉易就全壘采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者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十一

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敬夫恐亟發牌印迓趙范
 于鎮江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之全入坐郡治盡
 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州趙范已入揚城乃鞭鄭已入揚
 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
 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
 子全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擣運河之衝
 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同三城機便趙范入城約蔡
 自涂來會蔡即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步騎萬四千
 赴場丁卯全攻東門蔡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
 蔡出與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蔡止之問全來
 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肯叛索錢
 糧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糧罷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
 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
 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全無以對寧弓括矢向蔡而
 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
 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志吞揚州三城而兵不得進
 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
 若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

列營四三城制司以所
 各出兵切若舉火為期
 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
 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
 若西攻之全分兵諸門
 辰范出師大戰獲全糧
 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
 同僉書樞密院事詔右丞相史

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彌遠以疾久在告至是稍愈

未欲勢以朝謁可十日
 一赴都堂治事以便之
 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相深甫之孫
 也生而黑鬚一日父渠伯
 早世產業破壞命選謝氏
 女為后
 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
 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氏
 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之
 諸父擗伯不可曰即奉詔
 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
 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
 有為
 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
 祥擗伯不能止乃共送后
 詔遂與賈

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德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太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四年 金正 大八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

發大赦 太后壽七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

死新塘 辛卯李全沒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

出擊全戰少却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

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

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

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

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

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

懼其黨不順而遠隔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以為

跋扈激作愈甚則朝廷愈畏而錢糧愈增又有以身任

停之責者故全決計反及趙善初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

計全資糧遂絕攻城不得欲我不利全始大悔忽不樂

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望夕城中放燈張

樂姑示整暇全聞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

自肆李宋二宣差語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

終在南耳全遂取宋誥勅朝服南向歷叙平生梗槩再拜

禱服焚之歎曰張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枚淚就坐強飲而

-5 110 35 855" data-label="Text">

罷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

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

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雙

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

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

以易之全望見喜謂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

闖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

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寨其甕門全

窮從數十騎比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寧淮軍蹙之全趨

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壘如燥壤全

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援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

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
 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其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用
 安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
 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人壅新塘駭骨
 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蒙古圍金鳳翔府蒙古圍鳳翔金行省合
 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
 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
 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紆鳳
 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
 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初
 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
 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乃帖
 然珙又於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
 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
 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初珙又命夏四月以喬行

簡僉書樞密院事○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

安撫副使趙葵淮東提點刑獄賞誅李全之功也善湘季

無阻而善湘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甚至故能成功金完顏陳和尚敗 蒙古速不

臺于倒回谷○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合達移刺蒲阿遷京

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五月趙范討李全餘

黨于淮安大敗之全妻楊妙真奔金淮安平趙范趙葵復

攻鹽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
 中哭聲振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
 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帥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賊始懼
 王昞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
 楊氏謂難街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
 已去撐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

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手衆曰諾翌日楊氏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均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楊氏歸山東又數年而病死

金使完顏合達移刺蒲阿戍激河口八里莊民叛逐守將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為鎮淮府○蒙古太宗皇帝使太弟

侵金陝西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初金降人李昌

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太弟睿宗皇帝

然之五月太宗皇帝避暑于九十九泉諸王咸會太弟以昌國之言白于帝帝乃大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

北軍以攻汴遣太弟先出師趙寶雜速不罕秋七月葛洪

如宋乞假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飛○沔州統制張宣誘殺蒙古行人速不罕于青野原

蒙古太弟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月蒙古太弟入

武休及興元府遂侵仙人關太弟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

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

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

州之間以趨風關蒙古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皇帝至雲中

幣及倉廩物解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帝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比

者否楚材對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材故留于燕帝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凡有奏

稟先白中書楚材請令士居蒙古回回九月太廟火

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

服滅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
脩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
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
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

宗皇帝侵金河中府完顏慶山奴棄京兆而還○冬十月

蒙古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以李真為

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為副使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

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
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相完顏賽不致仕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
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便居

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其時
以某為相而國亡遂上章致仕

十一月蒙古太弟入饒風關十二月金完顏合達

移刺蒲阿帥師出屯順陽太弟攻饒風關守將趙汴京
兵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

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曰事已至此奈何皆曰北軍冒萬
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

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
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

清野其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
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

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軍士無慮二十餘
萬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

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
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揚沃衍陳

和尚武仙兵皆會遂出屯順陽金完顏合達使劉天山至襄陽乞師及棄

制置使陳駭不許天山乃還○蒙古太宗皇帝取金河中

府太宗皇帝圍河中急金守將俞樞草火詔可元帥板子
詔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帝築松樓高二百

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
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
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金主怒其不能
死節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人每得賊好以草火燒之
一人嘗誤呼宮中牙牌為蒙古太宗弟渡漢分師趨金汴京
版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師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既而民復還鄉社蒙古兵突至人無所逃多被俘獲戊
辰與蒙古兵渡漢江行省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
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本皆曰截江便
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
求况自來乎遂次于順陽丙子蒙古兵畢渡合達蒲
阿始進至禹山分擾地勢列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
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
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
兵突前金兵不得戰短兵接三交手蒙古兵少却其

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
戰始退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相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
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師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已絕

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阿以速為遂不逐明日
蒙古兵忽不見台達蒲阿意其南渡而去己卯過騎還始

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蓋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
五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響庚辰合達蒲阿迎戰交綏之際

糧辰已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綏之際
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盡獲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遠

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
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台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

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
生靈之禍可勝言新作太廟

五年金開興元年四月夫興元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

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蒙古太宗皇帝自河清白坡

渡河遂次于鄭州使速不臺圍金汴京

金主聞 蒙古兵趨汴召群臣議尚

書令史揚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

斤出等部民丁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自固京城命夾谷

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

入京城戊子太宗皇帝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

清縣白收渡河遣人馳報太弟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

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

百人而已甲午太宗皇帝入鄭州次于海難寺遣速不

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朝臣有言術虎高琪所築

臺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若蒙古兵得外城則糧

盡援絕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

命脩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

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

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擢長補短設借而用得百

餘人又集京東西汜河舊屯兩都尉及衛軍凡四萬

并丁壯二萬分置西汜每百選一名飛虎軍以寧救應

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

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情俱盡

金完顏合達移刺蒲

阿帥師自鄧州還及蒙古太弟戰于三峰金師大潰蒲

阿棄師而逃合達走入鈞州 蒙古獲之皆死忠孝軍總

領完顏陳和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

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 蒙古以騎三千尾

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戰不戰是弱也乃伏騎五

千於鄧州道 蒙古兵前後被擁遂南避金師至鈞州沙

河 蒙古兵不戰而退金師方盤營 蒙古兵復來擊金

師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

雨雪不能進忽一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

合達等遂發 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

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陳和尚擁 蒙古山上之師 蒙

古少帥金師遂進次于三峰山金將張惠按得木立山上

望 蒙古兵二三十萬陣于三峰之東厚二十餘里二將

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萬騎乘上而下以擁蒙古之師
 古之師 蒙古師 卻須與白霧蔽空人不相覩又雪田泥
 凍深沒人 脛軍士 被甲冑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
 有不食至三日者 蒙古軍與河北軍合四面圍之熾薪
 燔肉更迭 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
 夾擊之金師遂潰 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色皎然金師
 無一人逃者 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
 焚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
 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 數百騎走入
 鈞州 太宗皇帝在鄭州聞太弟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
 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師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 聖其城
 外合達欲走門不得出 匿窟室中城破 蒙古兵發而殺
 之際和尚趨避 隱殺持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
 欲見白事 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 詣太弟帳前問其姓
 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
 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
 公有知我者 蒙古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者以馬漣酌而祝
 血而呼至死不屈 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酌而祝

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復得之 蒲阿走 蒙古兵追擊
 擒之 就至官山太弟召見欲降之往復譬喻萬端終不從
 唯曰我金國大臣 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合達蒲阿
 既敗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矣 蒙古因揚言曰
 汝家所恃惟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 金許州軍校殺節度使
 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 金許州軍校殺節度使
 古里甲石倫以城降于 蒙古。二月金閬鄉行省徒單

兀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閬秦藍總帥完顏重喜棄潼關帥
 師東還至鐵嶺 蒙古追及皆殺之金師大潰 初金閬
 風遣兀與及關陝總帥 完顏重喜棄潼關帥 師東還至鐵嶺
 入陝撈縣鎮遷入大城 糧斛輜重聚之 陝州近山者入
 山寨 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與 兀與遂與合閬重
 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
 同下 一 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
 東下 一 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

民運... 蒙古游騎至... 不可勝計... 金

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 蒙古... 兵遂長驅至陝元

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 蒙古... 及之山路

行至鉅嶺欲戰而飢... 蒙古... 蒙古斬之于馬

前金兵遂大潰... 帝謁大廟... 蒙古取

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 蒙古取

其材智故... 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 蒙古取

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 蒙古取

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為相... 蒙古取

三月蒙古圍金洛陽中京留守完顏撒合魯赴水死... 蒙古取

使強仲代守... 蒙古師退... 蒙古取

軍百餘守集而已... 蒙古取

師任守貞復立府事... 蒙古取

而戰以戰士數百... 蒙古取

與萬眾無異... 蒙古取

步外所擊無不中... 蒙古取

及太弟自鄭州北還... 蒙古取

○金命尚書左丞李蹊奉曹王訛可為質于... 蒙古取

平夏四月蒙古速不臺退師河洛金大赦改元... 蒙古取

之將北還... 蒙古取

出國書以授譯史... 蒙古取

之以付有司其書索補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楷等
 二千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
 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說可為曹王命李蹊送之于蒙
 古為質以請平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為
 講和使未行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三
 月癸卯蒙古立攻兵公濠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
 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
 而已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
 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
 者金主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
 籍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
 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筵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
 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
 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此兵芻士填壕功已
 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
 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成長
 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達旦不遺汝等死戰
 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母望和事乃傳旨城上

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金主馬言曰聖主無信賊臣
 臣盡北兵退矣衛士欲擊之金主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
 曹王行 蒙古兵併力進攻甲辰金主復出撫東門將士
 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金主問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
 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主勅
 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金主親為傳藥手
 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 蒙古兵
 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鏃四下如雨
 頃刻壕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
 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仗其工人
 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
 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
 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
 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
 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
 皮為障遂謂不可近 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蔓不
 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
 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 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

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
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陘隘容三
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
軍乃不能猝出此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
壕又為蒙古所竟又放紙為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
則斷之以誘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為紙燈退敵難矣
特有火砲名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
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製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
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
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
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進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
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物蒙
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
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耶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四月丁巳金主遣戶部侍郎楊
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琦異賂之
速不臺乃許退師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蓋合喜以已守

城有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表秋
以為吐况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危
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官
突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甲
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
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餼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官
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丁卯
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已已建威都尉完
顏允論同蒙古使者沒忒入汴金主見之于隆德殿甲
戌金主御承天門大享將士聞有聲屈者金主乃還宮
金命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白撒惟怯無能性復貪鄙
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
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
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女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
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殺其別墅而後已
月金汴京大疫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凡九十餘萬貧不
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

師將挖苦擅厚命有六月金徐州軍亂蒙古山東行

省國安用入援之山金之敗也國安用從全妻楊妙真走

行省山東會徐州婦兵總領王祐乘輿都統封仙等夜燒

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

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金季蹊還自蒙古秋七月以陳貴誼同僉

書樞密院事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

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遂絕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

究王行京東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安用既得徐州

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用安遂據三州蒙古

帥阿木魯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其

降遂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用安奪其州用安懼乃與徐

州總帥王德全等殺張進及用安等數百人與

揚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

白馬結盟誓歸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用安無所歸遂同

王德全劉安國因宿州從宜眾僧效自通于金眾僧效以

聞未報而用安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眾稍散去用安自

知失計於昇復金衣冠揚妙真怒用安叛已又懼為所圖

乃悉層用安家屬走還青州用安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揚

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用安

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便宜從事使者至安用猶

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縣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遣事

安用意頗順王德全杜政輩欲殺使者明日安用出見使

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子向隨達旦病死者衆十七

德全到安國就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
二人不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
王帶各二金鄧州行省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帥
於餘而去

完顏忽斜虎會師自汝州救汴金主命樞密使赤蓋合喜
帥師應之次于中牟八月思烈等遇蒙古于京水遂潰
合喜棄師走還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眾

入于海島蒙古撤里塔伐之卒于師。金括粟民間主
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
粟及籍徒單兀典完顏重喜納合合閭三家貨產以完顏

珠顯張俊民曳刺克忠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顯諭
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且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
復能各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責官及令民買
進士第又召民賣放下年軍需錢及上戶田租已而前御

史大夫內族合用後世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
石金主乃命合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用
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差之仍書其數

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
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
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

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為
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死杖下聞者股栗
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擊蹙曰白之參政合

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
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
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

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
少斜印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
金主怒送愛實有司冬十月金納合買往以盱眙來歸
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改為招信軍。蒙古皇太弟蒙孛師審宗皇帝娶克烈王
可汗之弟阿紺部女

曰唆魯忽帖兀生六子長諱蒙哥是為 憲宗皇帝次曰
 木兒哥三曰忽觀都四曰 諱忽必烈是為 世祖皇帝
 五曰旭烈六曰 諱世顯為 聖旨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
 曰阿里不哥 以汪世顯為 聖旨便宜總帥 功為征行從
 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
 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鞏昌衝要之地以忽斜虎為
 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 出保石門以抗 蒙
 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金主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
 自奮糧 械精贍 十一月金完顏用安襲主德全于徐州不克 用安
 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用安怒會金主
 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
 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
 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
 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先糧于宋宋陽許
 之用安即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資糧乏卒多亡 金河
 解元帥趙偉襲殺陝州行省阿不罕奴十刺以城降于

蒙古。十二月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楊氏崩。易月宮中。

行三。蒙古使王檄來京湖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

蒙古再遣使來議夾攻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
 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
 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
 乃遣鄒伸之報謝復書略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寧宗
 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
 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不
 勝願幸謹遣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 金主棄汴如河北次
 京 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
 于黃陵岡 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
 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宜沿西山入鄧者或言設
 欲入鄧 蒙古速不臺今在汝州不如陳蔡路轉往鄧下
 金主未決遣近侍即右司郎中白華家問之華言歸德城
 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

速不臺斷不可往以平日事勢計之當直赴汝州與之一
 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濟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
 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
 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
 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
 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
 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
 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效死金主欲
 以蒲察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
 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
 敢易承耶眾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
 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
 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
 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額外城東面
 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木里咬住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
 帥字木魯買奴等留守丁亥金主御端門發府庫及西面
 器四官人衣物賜將士氏間因得車駕往德軍士家
 留汴京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然死矣從從至歸德軍士家

所遺文吾復得幾許曰金主欲實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
 皇心主列大慟而出幸五金主出城父老百官奉爵于
 昭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
 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
 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
 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并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
 主遂決意東行乙巳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
 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因請以河朔諸將
 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
 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
 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
 可先往歸州還京為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
 有糧可取也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衛州欲何
 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奴曰
 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以黃伯固為四川

置使

六年

金天興二年
太宗皇帝五年

春正月

金主濟河次于蒲城使完

白撒伐衛州還及

蒙古戰于白公廟

金師敗績於金

歸德府諸軍大潰白撒伏誅

石盡女魯歡送糧千五百

二月丙午朔糧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紹都二
百張布為幄即日金主乘以一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
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崇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
渴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漚底同遣
平章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不應
蒙古聞之自河南渡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
踵其後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
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戊午金主進次蒲城
三十里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大戰少頃白撒

已未夜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登舟潛渡河
走歸德待衛皆不知巡警如故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
大潰辛酉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
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
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
號令嚴肅撫等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女坦然相
視無復畏避所在父老僧道獻食牛酒犒軍者相繼金主
親為拊慰人人感泣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
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

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

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而幽

之立自為都元帥鄭王以城降于蒙古

初外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

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
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

金汴

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金汴

故衛城堅守而

蒙古之追無來援者

以至于敗

金汴

故衛城堅守而

蒙古之追無來援者

以至于敗

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
 爨及金主遣米甲塔失不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
 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之恟恟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
 完顏奴申完顏習捏阿不不知也正月丁卯左司都事元
 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
 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
 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袖軍亦
 謂之死耶習捏阿不荅好問曰聞民間欲立二王監
 國以全兩宮皇族奈何習捏阿不曰我知之矣即命召京
 城官民聚于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
 陳詞云云奴申拱立無語習捏阿不反覆申諭繼以涕泣
 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
 汴京戊辰崔立拔劍指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
 極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處如
 是洋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
 合德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
 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崔立遂勒兵入宮崇百

官議所立崔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女
 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承恪承恪至以六
 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鐸崔立自為太師軍馬都元
 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
 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送款詣速不臺軍
 皆西速不臺至青水崔立服御衣儀衛性見之速不臺喜
 飲之酒崔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焚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
 其實降也崔立託以軍前索賄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
 之首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皆未幾梁王及宗族近屬守宮
 中以一女之故殺數人死者未幾梁王及宗族近屬守宮
 死光贊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
 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
 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論
 之乃謂齊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齊曰丞相功德碑
 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
 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齊

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亦得已蒙古志不得固金莖州○三月金蒲察

官奴作亂執左丞李璣參政石蓋女魯歡金主以官奴

參知政事金主在歸德使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於

陳宿三州上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焉

軍四百五十八人馬用算七百八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

歸德小校一且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

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志不歸國亳州且日對

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

官奴不悅乃私與國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

奴積念異志益定李璣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

統石烈阿里合內族骨顯陰察其動靜阿罕合反以金

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所以為亂命璣

酒和解之馬用即謝官奴乘其隙率眾攻用殺之

卒五十人守行宮如朝言璣行御水毛花釐宅以與益之

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具然後殺之乃遣解尉馬

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

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

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李璣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

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及夏四月葬恭聖

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后妃族

戚歸之于蒙古速不臺殺從恪守純等以后妃北還二

乙酉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

搜索薰蕕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

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焚者凡百餘萬人恨不早攻

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

四月癸巳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太后徒單氏荆王深王

妃嬪凡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街聖公孔元

儒梁陔及三教醫傭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速不臺

二

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兼楚萬狀尤甚于宋徽欽之時焉速不臺入汴城崔立在外兵先入其家取婢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太宗皇帝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說見帝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匹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帝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孟珙敗

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登山移刺瑗以鄧州降省恒山公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琪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肯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壩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登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瑗立而懼遣使請降琪納之為勛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琪言于

使史高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後耕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長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高之從其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

木解于王家寺亳州圍解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

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志木開言欲劫金主以降志木解信之還官奴之母而定和議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志木解之營金主銜北門繫舟作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志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官奴誣其主于照壁堂六月官奴伏誅

官奴既敗志木解勢益暴橫居

金主于照碧堂終日獨處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
 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
 知人為此如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瑋奉文奚烈完
 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
 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
 古論鑄鐔米以百斛至歸德且請高幸金主意遂決及官
 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知蔡備禦不及歸德及
 聞金主言甚憤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
 跪于殿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調金主早為
 計金主遂與宋瑋等謀已卯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下
 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金主呼參政官奴既應完出從後
 刺其肋金主亦接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
 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
 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詔鑄以兵來迎幸
蒙古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仲死之
 初參政內族思烈自
 入洛行省事三月金主使內侍授留守強仲便宜從事仲
 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

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於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
 降思烈命左右射之及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
 烏林荅胡土代行事仲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
 散蒙古兵復至陣于洛南仲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
 匹馬立水濱招降仲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
 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仲即手解都統銀牌與
 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
 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直之仲率卒二百鼓譟而出
 蒙古退走六月胡王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
 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
 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載以一馬擁迫而
 行仲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蒙古帥塔察及中原七
 里河仲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元帥其
 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
 汝命仲不從左右持使北
金主如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璉
 面伸頭南向遂殺之
 時父兩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搯青棗為糧足歷盡腫
 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鵝帶以青黃旗二尊前

黃帶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
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
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
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毫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
中萬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
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
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
省事李木魯小婁室簽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忠亮
誠慎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
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
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為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
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
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
亭為滯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
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請蔡得精銳萬餘軍
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為可守矣忠孝軍
提控李仲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

罵詈之方欲商自...
軍得力方欲商自...
方多故錄功隱過...
犯則決大犯則誅...
人之情縱則驕驕...
司縱之太過耳今...
則臣任其責軍士...
侍率皆窮乏悉取...
交譖于金主至以...
遂踈鎬鎬以被譖...
敗金武仙于馬踏...
援九砦其大砦石...
砦不破石穴未可...
砦乃遣兵攻離金...
斬金將首而出遂...
遇大捷板橋石穴...
六日而破其七劉...
之六十金主...
責罰乃尔忽斜...
將帥之職則不然...
一日不在紀律蓋...
獨官奴之罪亦有...
厥威賞必由中...
是時從官...
秋七月孟拱大...
武仙愛將劉儀...
虛實儀言仙所...
山三砦蔽其前三...
沙窩孤立矣...
王于山砦...
與金人...
九砦...
歸懷招安榜...
道曾...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七二 教諭陳道曾

徐得刊

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詐
 巨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避歸路已而仙眾果登
 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藉崖谷山為
 之楮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
 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
 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
 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等
 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
 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峇仙望見易服而
 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進之隱不見
 其眾七萬

八月師會 蒙克伐金取唐州
 王城至襄陽

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
 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云

師次于

息州南金以其參知政事抹撚兀典俞樞密院李木魯
 漢行省院事于息州

備金主以元典中夔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
 曰此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于
 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九月
 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以夾谷九住代

壬寅朔日有食之。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不許
 阿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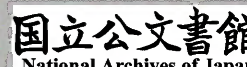
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
 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
 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
 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
 資糧遺之今乘我疲弊擾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
 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
 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
 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來乞糧不許

蒙古那顏倭蓋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海孟珙帥
 師會之

九月庚戌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
 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

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尖為忠孝之鬼牲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為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帑酒未竟羅騎馳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復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辛亥蒙古那顏濟蓋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圍之城中飢民相食金主命縱飢民老樺羸弱者出城就食且給飢民船聽採城壕菱茨水草以食之猶不能給蒙古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史嵩之約侂盛大喜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既得宋助益脩攻具以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蒙古及宋以攻貝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者以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軍丁寧

人自蔡中出五千人將城金人鈞二卒以去城中矢如鏑張臺人皆驚約南北軍併相人自蔡中出五千人將城金人鈞二卒以去城中矢如鏑張臺諸將奪柴澤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斷之以相盡麾下張榘等殺之遂括柴澤樓於河五十六城十七人蔡州特澤為固外即汝河澤馬於河五六城金字號樓伏巨弩焚傳下有龍人不成近將士疑畏而壁下飲酒而飲彼所恃此水耳矣而灌之渴可立待遂擊不可射近水所恃此水耳矣而灌之渴可立待遂擊深夜入汝水城命實以箭擊之進過士門金人攻之告者入汝水城命實以箭擊之進過士門金人攻之油原人汝水城命實以箭擊之進過士門金人攻之



科虎命築寨... 於城上立... 謂待臣曰我... 過楚亂之君... 國亡國之君... 空谷朕必不... 敵兵戰而還... 馬百五十匹... 會時銀價日... 金徐州降于... 彌遠為太師... 之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薛... 知政事。以史彌遠為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疾解政宜加... 而卒彌遠獨... 反韓侂胄之... 得其死論者... 殆盡帝德其... 是欲故恩寵... 有罪奪其種... 其效尤也雖... 其為人至謂... 者他日與成... 勵精求治鄭... 朝廷下詔改... 十一月提舉... 鴻禧觀梁成大... 封會稽郡王... 奉朝請彌遠... 卒彌遠既奉... 知政事。以史... 彌遠為保寧... 昭信軍節度... 使充醴泉觀... 使

... 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平之路尤貴更祈 **曾從龍宣結免**。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

知孝有罪免。後欲無厭言者論之故免以趙葵為淮東制

置使無知揚州。未莫入對帝問以金事葵對曰今國家兵力

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

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德剛醇正明決與

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

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

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

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

之謂陛下還有 **以洪咨夔主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

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

人謂之四木

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 **十一月薛極免**。趙汝述附史彌遠

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詵仇視善類詔附史彌遠

詔奪詵祠祿又論趙善湘 **十一月薛極免**。趙汝述附史彌遠

失江淮荆湘蜀漢人心 **十一月薛極免**。趙汝述附史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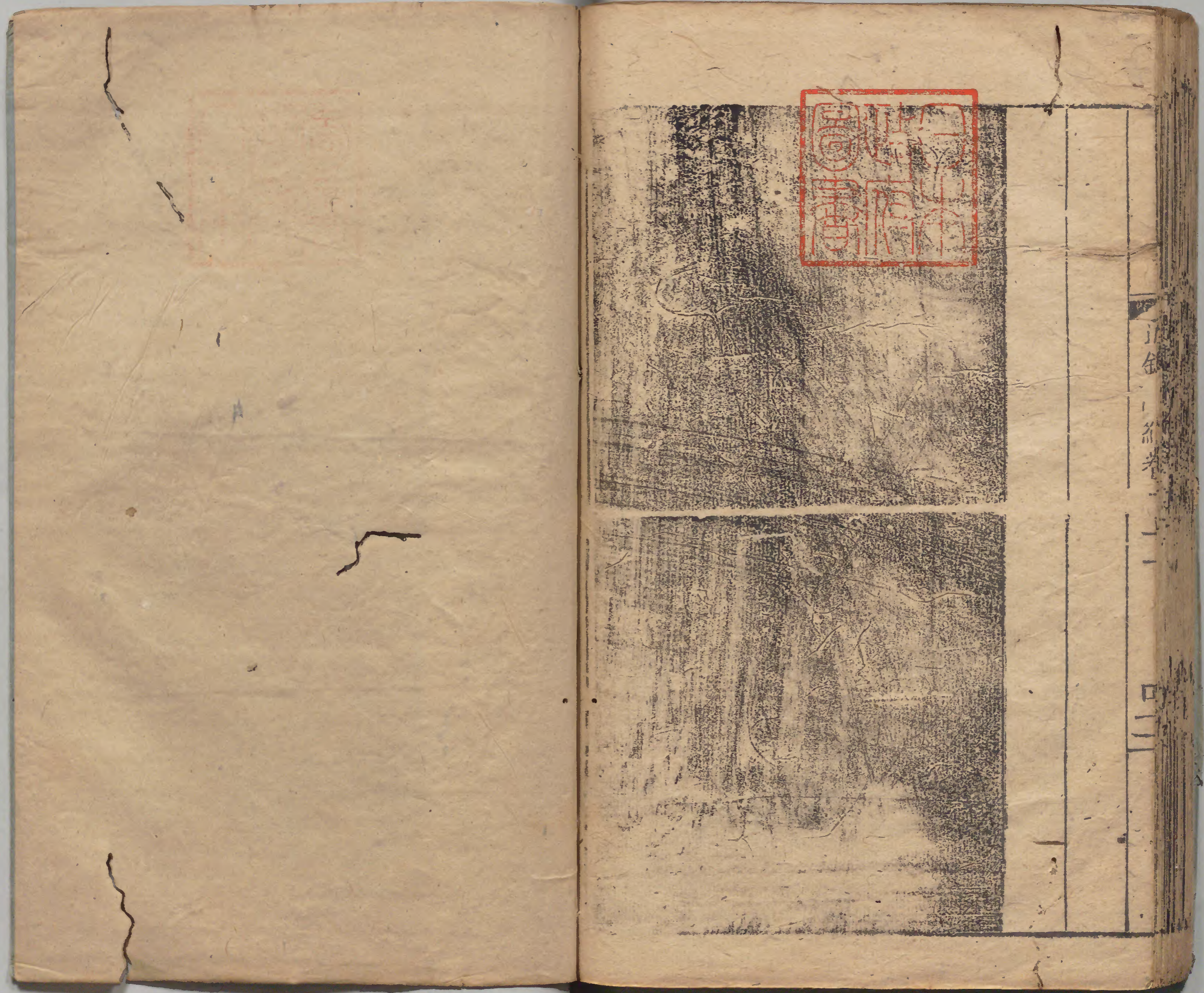
罪狀顯著遂皆落職 **十一月薛極免**。趙汝述附史彌遠

最親用事時 **十一月薛極免**。趙汝述附史彌遠

人謂之四木 **十一月薛極免**。趙汝述附史彌遠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十一月薛極免



國立公文書館
藏書

正金
一
一

口
二

董 景文 杭州府 密
賈 翁 舟 關 密 密
畢 觀 岳 岳 密 密
呂 觀 真 浙 長 出 延 李 伊 密 密
國 敬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陳 敬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邵 亮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霍 敬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郭 亮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區 敬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陸 敬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陸 敬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李 奇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王 梅 州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姜 德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李 靈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步 明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潘 敬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王 德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王 德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王 德 觀 岳 岳 密 密 樓 翁 密 密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and a large handwritten mark resembling a cross or star in the center.]

